小說　第二名　林牧民
個人簡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四年級
曾獲東海文學獎、第 33 屆中興湖文學獎全國徵文比賽小說佳作。

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收費停車場

1. 下班

晚間十點半，商場的廣告招牌燈一如往常地準時熄了燈火。啪躡一聲，照明線路上安置的機關走至十點半，鹵素燈便自動熄滅了，那麼不費吹灰之力的，既不必向客人鞠躬道別，也不必播放費玉清的〈晚安曲〉，一個營業日便正式告終。J 朝廣告招牌的方向望去，只感到目光之中彷彿還有光點穿刺過的微弱的螫疼，但眼前卻只剩下這片昏暗的停車場、幾輛尚未離場的車輛，車主好像永遠都不會再回來了，以及廣告牌上所昭示的「神愛世人」四個字。

連神的愛都下班了，J 想。而 J 卻還沒下班。

一坪半左右的收費亭內冷氣轟隆作響，冷得叫人直打哆嗦，桌上雜亂堆放著幾本 J 讀得認真卻永遠也讀不完的書，廉價的藍芽音響還播放著 J 於 youtube 上所點選的節目，節目談的是時間管理，是教人如何有效分配個人資源（時間、金錢，盡是些 J 所沒有的東西）以盡快達成財務自由的內容。

J 其實也不是很確定財務自由究竟是什麼，只知道其標準定義乃是：當穩定的被動收入超過固定支出時，一個人即達成了初步的財務自由，意即，一個人就不再需要為基本的生存所需而工作了。第一次聽到這個定義的時候 J 很動容，幾乎像是聽見了福音（「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遠的生命。」），J 想如此至美的允諾（不再為基本的生存所需而工作）就算沒有實現的一日，也值得人們去追求甚至傳揚。

J 緩緩地收拾起散置於小收費亭內的各種雜物：書本、手機、藍芽喇叭、水費單、一張上頭寥寥寫下幾點如何達成財富自由筆記的白紙、吃盡的便當盒、油膩的環保筷、釘書針以及一只內壁幾近生出了柔滑的青苔的空水罐。J 奇怪空間不大，收拾起來卻很費時，大概用去了十分鐘左右 J 才收妥個人的什物，於窄仄的空間中稍稍清出一點空白來，好讓他接著進行下一個結班的程序。J 繼續清點車票，數算停車抵用卷，填寫一式三份的結班報表，來車統計表，停車抵用統計表，這又花去了 15 分鐘。此間，陸續又離場幾台車子，J 無奈地為其結帳，付錢的客人也很無奈，不知道是誰在等誰（客人也在等待 J 早點下班滾蛋，如此一來，一夜的停車費就全免了）。

「150，壹佰伍拾元。」J 刷了停車票，重複了兩次。

「怎麼那麼貴？！」

一小時三十元的停車費，停了四個多小時，共計 150，這種數學上的當然令 J 也覺得貴，那種貴不是買貴東西時那種遭人訛詐而深感憤怒的貴，而像是一包長壽香菸漲到九十五元，卻還是有白痴買來抽，那種令人忍不住想發笑的貴。

儘管如此，J 還是忍住笑，並莊重地解釋了停車時數與收費的細則。這種時刻裡，J 往往感到數學是一點都不端莊的學問。毫無同理心可言。客人是在問你怎麼停個車 150 那麼貴（J 一日之生活費差不多也約 150 而已），J 卻跟客人報告：

您停了四個小時又二十分鐘，本停車場每小時收費三十元，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費，所以這邊總共是 150 元，謝謝。請問需要統編嗎？

說出這種傷透人心的話，J 覺得實在很不得體，J 常常捫心自問：這樣子躲在數學與規章的後面像是個男子漢應有的行徑嗎？

但是再貴，錢還是照樣要付的，畢竟這就是現代性（J 喃喃道：所謂法律、所謂法定貨幣……）。J 想起大學時曾經選修過的西方現代小說賞析課。課堂上，頂著一頭灰白間雜捲髮的老教授氣定神閒且逐字逐句地在講述卡夫卡不朽的篇章〈在法的門前〉。

「所以，在現代之中誰是鄉下人？誰又是門衛呢？」

「各位，在這個誰也未能得見法一面的小說或說世界之中，誰離法的距離更遠呢？」

很長的一段時間以來，J 沒有辦法明白寫作這樣篇章的意圖，或說沒有辦法明白如此寫作小說究竟有何審美價值可言。那時的 J 很年輕，天真地以為所謂法的寒瞿與森冷無情，那是只屬乎觸及了法的邊界之後的事情，像是一條實體的分界線，線的那一端是法的世界，而 J 所身處的，是自由、無所限的世界。J 以為自己是斷然不會去到那樣的地方的。

如今 J 實然就是一名門衛，連隱喻意義都省略了，就是個固守柵欄，負責收錢，說明規則，最後開閘放行的門衛。法在哪裡呢？在每一個人都看不見的地方。而錢呢？經過了 J 的手，錢最終也去了一個看不見的地方。

時間接近 23:30，人車散盡的夜裡，光源也漸漸稀落了，J 有時幻想，自己就像是一名燈塔的守望者，於狹仄的空間之中爬上爬下，一會兒修繕，一會兒觀星，一會兒量測風向，彷彿整片廣袤的大海之中，他就是最後的那一盞燈火。這樣的自我幻視，令 J 覺得好過一些，令 J 覺得自己的生命並沒有那麼的卑微和一無是處。

TM 購物廣場的停車場在夜裡並不顯得冷清，營業的店家雖都閉絕了，廣場的腹地之內，僅剩下同樣是出賣時間與勞力的打工者，他們抽著菸，膀臂上披著方才褪下的廚師袍或制服，彼此抱怨著工作上的瑣事。另一些人蹲坐在路邊，或是馱著身軀跨坐在機車上，開著視訊與彼端不知是情人還是家人的面孔談話，滔滔地說著，像一齣獨白的戲劇。還有另一些

店家的門口，幾位剛剛才收妥了店舖仍穿著制服的侍應生正在曖昧地談笑，J 站在遠處聆聽那樣的聲音，他們談話的聲音，有時近乎像是溫柔的耳語，像是暗夜之中的海濤聲，有時他們或者講起了一件開心的事情，那便像是稍稍猛烈的一道浪潮，突然撞在了暗礁之上，話語飛濺成一道沁人心脾的哄笑，J 覺得好聽極了。

這樣的廣場時分，是 J 越來越少有的寧謐且溫柔的時刻。J 覺得工作令他的生性越來越殘暴與麻木，並不是工作有什麼問題，而是工作的本質令 J 深刻地意識到，自己原就是一頭生物，一頭生來便注定為了存活而尋尋覓覓的動物。而生存的本身，是殘暴的，是相食與相殘的事情。為此，J 是那麼地感激生活之中仍有這片下班的時刻，有下班之後一吐瞋癡的人，有明明是同樣無望的，卻仍未失卻愛慾與渴望的人。彷彿在每月 5 號發薪水的日子裡，J 所收領到的那一紙薄薄薪俸袋中的幾張可憐的紙鈔並不是 J 工作的目的，或說那並不足予他的生活一丁點的慰藉。而是為了這樣的時刻，以及這樣時刻裡的人，J 感覺自己好像是為了經歷這種陪伴才持續工作的。

下班了。

J 關閉柵欄的電源，關閉亭子的窗戶、冷氣，接著又沖了一回收費亭內的馬桶，馬桶內並沒有尿液，卻有著揮之不去的尿騷味，J 僅是虔敬卻徒勞地嘗試沖走那樣彷彿已經在亭子內張網結繩的氣味（J 感到自己如薛西弗斯那般的徒勞），並用依必朗的洗手乳洗了手，最後步出亭子設定保全，再徒步至垃圾場打卡下班。打卡鐘位在廣場垃圾場旁的一所小房間內，J 先是閃過了垃圾場地面處處外溢橫流的廚餘湯汁、甲蟲般殼翅釉亮的蟑螂、空酒瓶、廢棄的舊廚具，再如芭蕾舞者般墊步輕躍至小房間內打卡。打卡鐘位在垃圾場之中，要想打卡，須得先學會優雅地穿行於垃圾場之中，才能換取一點時間的酬庸與成果，這樣的構思與配置，不知道是廣場草創之初的刻意為之，抑或是廣場營運以後日深月久所生成的積習。無論是誰，是商場創辦人抑或是建築事務所的繪圖師，J 都深深佩服這樣的洞見。這給了 J 一個清楚的啟示：時間不是虛幻無形之物，不僅能夠被捕捉、量測、圈養，更重要的是能夠被估值。垃圾與時間對某些群體而言大抵上是相同的事情，在這座商場之中那都是獲利之後必然剩餘的一些殘渣，是付錢便可以清運處理的事情。

2. 購物廣場

「商場的使用執照被撤銷了你知道嗎？」

「什麼意思？我不明白？」

第一次聽到公司主管提起這件事情時 J 簡直一頭霧水。

「開發之初我們是向國營企業 T 公司投標要來承租開發這塊大約 15000 多坪的土地，不過土地的使用項目是公園預定地，當時的規定建蔽率是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

「所以公司現在因為建蔽率超過法規的問題被取消了使用執照？」想及這個日夜工作的場域，偌大的商場，超過 40 間的餐廳與店家，J 不假思索地回應。

「不，當初卓董為了要將空地開發成商圈，需要取得 T 公司的同意，好向市府單位提出相關的申請文件，取得商圈的營業登記執照。但當時 T 公司並沒有同意，畢竟這裡不是商用地。董仔於是自己找人刻了一枚 T 公司的官印，就向市政府提出申請了。」

「可是……我還是不太懂。原本的土地使用項目不是公園預定地嗎？市府又怎麼會發商用執照？」

「這件事很玄，雖然我跟著董仔闖蕩也十幾年了，但開發之初的事情卻始終搞不清楚。但我可以跟你這樣說，既然 T 公司都許可了嘛，市府也就不用背這個黑鍋了，反正有 T 公司的官印作保，土地是 T 公司的，到時候出事情，T 公司負責。」

「但官印的事？」儘管主管洋洋灑灑地解釋著，J 還是不明其所以，似乎尚未學會順藤摸瓜地去找到事物的核心。

「就說你資歷太淺嘛，搞不清楚狀況。董仔偽造文書的官司後來三審定讞，判入監服刑一年，扣掉假釋的時間，大概就是十個月左右。你真的以為董仔說過年後要出國探孫的事情是真的？天真吶。」主管見 J 聽得一臉茫然，臉龐上不經意地閃現一份短促而狡獪的笑容，那陣笑容像是聽証卷投資廣告中金管會明訂的投資風險宣言那般，閃瞬即逝。

「既然偽造文書罪成立，那市府當然依法撤銷使用執照。所以等於說你現在在商圈裡看到的每一幢建物都是違建，嘿嘿。」嘿嘿，主管忍不住發出了這樣孩子般得意的笑聲，如同一名充滿自信的棋手就要喊出「將軍」似的。

「那公司怎麼辦？還能經營下去嗎？」J 語氣平淡地問，並不帶著憂慮，畢竟 J 知道自己的工作本就是可有可無的，消失了對誰也都無所妨礙。

「T 公司不願意跟我們續約，但我們還是按月繳足合約中所明訂的『不當得利金』，他們透過這塊土地持續有經營績效，市府有稅收，商家有錢賺，建商房價也水漲船高，早先有眼光在附近置產的居民晚上睡覺房子都在增值，我們繼續收租金，你說這樣不好嗎？根本作夢都在笑吧！法官也希望 T 公司跟我們談和解，當然一方面也是因為選舉要到了，這種牽涉廣大的事情，誰也不想處理。大家一起維持現狀，那不就得了！」

一時之間 J 仍無法消化這樣的資訊，聽起來國泰民安發大財的，好像也不壞。主管繼續說道：「所以你們停車場部門啊，客訴處理很重要，沒事不要跟客人起衝突，如果有人去交通局投訴那公司可就頭大了。公司越低調越好，最好能低調得像不存在一樣。上回被投訴，公司為此還特地派人到交通局去說明勒。總之卓董『回國』以前商場這邊絕不能出事。」

TM 購物廣場雖說是一座以 Mall 自允的購物商場，但實際上更像是座原始的聚落。廣場緊鄰著馬路後推五公尺鋪設了人行步道，假日便在步道上搭起帳篷擺市集。而後沿著步道建起了成排的鐵皮屋，進駐了一間又一間的店家。鐵皮屋是前後開口的設計，後門通向了停車場。越過了停車場再往內裡走去是幾間更加巨碩的的鐵皮屋，分別進駐了親子餐廳、健身房、室內遊樂場以及超市。廣場的中心則突兀地建起了一座，不知是為了敬拜還是為了酬神的禮拜堂。如果從空中俯瞰的話，大概就像是一塊又一塊接續縫合起來的補丁吧。補丁恰如其分地遮掩了空洞，彷彿那塊土地上曾經有過的荒蕪既是一種原罪，也是一種恥辱。

3. 平日 30 假日 50

有一類詞彙，諸如：第一桶金、財富、投資、理財、財務自由、創業、企業經營、風險管理、現金流等。J 總覺得那是中文之中最澀奧難解的幾個語彙，讀《文心雕龍》中所遭遇的詞彙，或者令 J 感到更可親近一些。這倒不是偏廢所致，相反地，正式上班以後 J 深深地於經驗中認知到，那些詞彙乃是同一國的，而 J 來自另外一國。工作以前 J 總以為那些語彙是拿著護照入侵到他國度之中的觀光客，如今，J 才明白到原來他自己才是誤闖了他們國度的非法移民。為了合法化自己的存在，J 得努力融入這個社會，學習他們的語言，理解他們的文化。

J 不來自於那個世界，因此 J 無法想像亦無法明白富有的意涵。如同遊歷於博物館展覽窗前的一道纖弱的倒影，即便如此近距離地見識過那實存著的標本與化石，仍舊不能明白所見之事物的意涵。

大學的時代，J 為了生計所需去打工。在廣東話中「發薪水」的說法讀作：「出糧」，等出糧，J 感覺那真是完全貼合於自己存在經驗的一枚詞彙，多麼適切。為了等出糧，J 做了許多的工作，像是大夜班的物流理貨員、油漆工、馬路清潔隊員、搬家工人、齒模收送員。

一天，J 騎著摩托車在收送齒模的路途中遇到了系上的學姊。學姊就要離職了，問 J 願不願意接任她現在的工作到 TM 購物廣場的停車場兼職。J 很快答應了，打了通電話過去應徵。那時的 J 貧窮得像一只風鈴，工作的機會吹來，穿透了他，他就別無選擇地搖動了自己的心。大學延畢，只剩下一門兩學分的必修課待補，J 原來正計畫著要到城市西邊，靠海的工業區去當一名作業員。在人力仲介公司填寫資料的時候，業務員怯聲地問道：「同學，你應徵的雖然是大夜班，但工廠那邊要求全體職員早上七點的時候要一起跳晨操喊精神口號，十分鐘，就是一個簡單的形式，你沒問題吧？」能夠去停車場上班，J 想，那至少就不必跳晨操、喊口號了。

剛開始在停車場工作的日子有一份難言的愜意，從大學時期一路打工以來，J 第一次於自己的工作中感到一份自適與從容，那份感受近乎讓 J 誤以為是種尊嚴。那時的職務很單

純，就是自己向單位主管申報沒有上課的日子，再依照排班來上班。除了開始實習的前兩個日子，爾後皆是獨立作業。J 自己開亭子，掃廁所，開啟柵欄機，換發票，確認連線，然後便坐在亭子裡滑手機，看書，一面等候車輛的進出。有車輛離場時，J 才需要起身結帳，很短的流程，而且畢竟是商場，總是有尖離峰之分的，尖峰忙碌的時間也不過就是那至多兩個半小時的用餐時段。其他的時間 J 就忙些自己的事情，或僅僅是望著窗外的美人樹發呆。

J 感到自己有如近海作業的討海人，於漫長的工作之中偷渡了一份短暫卻也自足的日常。劉志雄有的時候會於 J 上班的中途來探訪，J 沒有什麼朋友，而劉志雄便是那為數不多的一位。劉志雄常常是搭公車前來，先於商場外約一公里的公車站下車，再於步行的途中買兩碗炸醬麵、兩杯五十嵐的無糖綠茶過來與 J 一同用餐。

他們盡聊些瑣碎而無用的事情。他們聊托克維爾於他的時代中獨具洞察力地睇清了日後一切革命所訴求之平等的真實意涵，他們想像那樣的一顆心臟於它尚還活著，還清醒跳動著的時時刻刻之中，將承受何等份量的悲傷。他們聊拓墣學於時空運算之中如何成為一則有可能的命題，並思考重力的坍陷如何透過數學成為物理上可被領略的美感經驗。他們聊張承志如何於中國古典文學中論證「清潔的精神」性的存在，懷想著置放那樣的死慾於心中，是如何逆反一切現世之污濁地照亮了人的志向。聊喜馬拉雅瑜伽學派的導師，何以先是教導門徒透過知生（知道如何正確地以苦楝樹的樹葉潔口，知道如何於晨起時好好地進行一次大解，知道如何笑，如何吸納，又如何吐息）修行，而後才是步入寧靜無懼的死亡之中，他們討論那樣願想的純淨與無雜，是如何孕生於一顆古老的心靈之中的。J 對劉志雄說：這一切將成為我的東門黃狗。穿過悠長的歲月，我知道我還將歷經許多的苦痛與生活的屈辱，而在長日將盡以前，這些都會是我所想念的。他們給炸醬麵搭配無糖綠茶的午餐，取名作東門黃狗套餐。

那是開始的日子，J 像一位新嫁的少妻，懞懂而羞澀地工作著，盡力過好每一天的生活。

停車場真正忙碌的時間是假日。第一次被客人辱罵，J 清楚記得那是一個暮夏的星期日夜晚，意識之中的秋天感覺永遠也不會到來。第一次輪值假日，早上十點至晚上十一點半，十三個小時的忙碌，五倍於平日的忙碌，倒也平安度過了。第二次輪值假日，J 切身地感受到自己的腦袋在歷經了上百次重複且密集的結帳動作之後，產生了一種迷幻般的燒灼感，整個世界宛如是一間熱氣蒸騰、泉霧瀰漫的溫泉浴池，邊界、稜角皆疲憊鬆軟地渙散潰解。

「100？請問我是停多久？」那是一張潔白有禮，顯然受過良好教育，在社會中有一份稱頭職位的中產階級的面孔，副駕駛座有一名婦人，後座則約是一名小一年紀的孩子。

「為您查看紀錄是一小時二十一分鐘」J 禮貌地回答，並解釋了收費的規則。

「平日三十，假日五十」J 說。

「……」

「我操他媽的錢還來！超過就要收費啊？！」對方冷不防地暴吼一聲，野獸般的氣味將夜晚的空氣撕裂開來。副駕駛座的婦人嚇了一跳，後座的孩童則好奇地探出頭來探究竟。他的眼睛骨碌碌地轉動，J 在那雙眼睛的倒映之中，看見了疲憊且驚懼的自己。

那時候的 J 大概是無能想像的，無能想像自己將在這份工作中消耗多麼漫長的歲月，無能想像將於那樣長度的日子之中經歷多少次如眼前這般無端且無意義的怒火，多少次的謾罵與怒目對視。他無能想像自己將於那樣的歲月之中，鍛鍊出何等豐富的手段（宛如排布整齊的兵器室那般）以應對往後無數次如眼前這般劍拔弩張的衝突，原始的獠牙，相互的啃噬，直入彼此的骨骸之中。

假日工作帶給 J 最大的困擾並不在於客人對他的遷怒與怨謾。而是 J 必須徹底麻木於他對人本然的認知，人其實不是人，是消費的個體，是以自利為先驗預設的生物。這並不是什麼太新穎的見解，只是 J 過去始終不願意如此做想。唯有不把停車的人當人，J 才不會傷害人，也不會為人所傷害。

如果歷史有終結。J 想，如黑格爾所說的那樣，J 不明白的是為什麼會終結於一個停車費「平日 30，假日 50」的太平盛世之中。假日的停車場如漲潮般盛滿了車潮，車子來來去去，於用餐時段填滿了商場，退潮，又於下一個用餐時段滿潮。商場的主管曾經志得意滿地向 J 說：「你知道董仔曾經說過，商場一定要再開發一座停車場，假日都滿載了，明顯還有需求，那些在路上開來開去的都不是車，而是一張又一張的鈔票。」

4. 氣墊城堡

主管指示 J 負責新停車場的開發業務，聽起來好像挺風光的，但其實不是那麼一回事。15000 多坪的租地，當初並沒有完全開發，除卻建蔽率的問題，當然還有前期資金的短缺。而所謂開發新的停車場，不過就是聯繫廠商過來整理那片隱藏於商場最後端的，僅存的最後一片荒地。整完了地，請水電師傅牽水、牽電、立幾管燈柱，再掛上探照燈。最後請人釘上幾根防撞桿、購置幾只交通錐圍成簡易的出入口，派駐收費員進行收費，新的停車場便是如此而已。所謂的拓荒往往是最聰明的強盜合法化自身行為的過程。

那是農曆過年前的事情，卓董突然在會議中如此決議。公司要在與 T 公司的官司定讞以前，想盡辦法再從這塊土地上榨出更多的錢來，畢竟「坐擁上帝的恩典，卻不忠信精明地經營，這樣是虧欠上帝的。」卓董托著他厚實的宛如自然奇石般的雙下巴，在會議上如此陳篤地說道。

「歸耶和華為聖」卓董不知道從何處得來這樣一幅以行書寫下的一句聖潔的經文，掛在了公司三樓的會議室牆上，J 常常於會議中途望著那幾個字發呆，像是一只文鎮，踏實地壓在了 J 輕薄如宣紙的心上，於是 J 的心不會四散脆裂，他才沒有孤魂般地自會議中離去。「這間公司是誰的啊？這間公司不是我卓某人的，是上帝的。」好幾次了，卓董說時總一併將手指向天空，輕輕戳兩下，彷彿上帝的腳板就在那裡，卓董輕輕戳兩下上帝就發笑了。

這是一間信奉上帝的公司，規模不大，自卓董算起也就只有七位正式職員，包含停車場部門以及商場的清潔園丁，總共也就二十人左右的規模，有超過半數是虔誠的基督徒。有些是受原生家庭的影響，有些則是跟著卓董做了幾年事情，耳濡目染地也就莫名地接受了。除了那位年資超過十五年的會計以外，公司沒有提供勞健保。有一回負責工務修繕的大彭，在補葺商場破損的天花板時，一個不注意踩空跌了下來。椎背落地，當場動彈不得。主管緊急叫了救護車陪同大彭到附近的大型醫院去急診，並在群組上公布這樣的消息。

「務必給予妥善的協助與醫療，切莫勉強，同仁們的健康才是公司最珍貴的資產！」卓董率先在群組上如此回覆。

「求上帝賜下七倍加強的醫治與能力，並親自差派十二營的天使環繞看守，保守大彭身心平安，早日康復，奉上帝神聖的名在此代求，阿們！」負責市集的艾娃在群組上跟進回應。

「阿門！」

「阿門！」

「阿門！」

其他同事紛紛跟進回應，或是擲出有阿門字樣的貼圖。

所幸大彭的傷勢沒有想像中嚴重，頭沒有直接落地，骨頭也一根未斷。

「呵呵，大彭這漢草，簡直陸戰隊隊員嘛」當天稍晚主管從醫院回到公司時笑著如此說道。大家憂慮的心情也就稍得舒緩了。

大彭後來約是在家休養了一個禮拜左右才回來上班。

J 並沒有關心大彭的傷勢，只問大彭：「公司有包個紅包給你吧？畢竟都沒保勞保，這不是職災嗎。」

「沒，只有醫療費，還有我休養的這段期間有持續支薪而已。」大彭看淡了，反正自 17 歲出社會打滾開始，很多事也經歷過了，沒學歷，去服志願役，辛苦存了些錢，經營小生意失敗，家人又經常借錢，最終導致他和太太也分居離婚。「沒什麼，就是多吃點苦吧。有總比沒有好。」大彭淡淡地說。

這整間公司他媽的就是一間畸零人回收廠，J 想。

每一位同事都以一種獨特而脆弱的瘋狂在向這個世界哀求一份生存的可能，無論那是夢，是虛妄，是欺侮，是一種堅毅隱忍的失敗者姿態都好，那是一種集體的患病與發狂。

連我自己也是。J 想。

不出半個月左右的時間，地整好了。公司找來廠商在那片塵土漫天飛楊的荒地上鋪了遍地的碎石子。負責招商的主管不知於何處接洽來了一家氣墊床廠商，在那片新整好的荒地上搭建起了一座氣墊城堡。J 看著萬丈高樓平地起，廠商先是用貨車將幾綑塑膠布卷載運過來，幾名工讀生跟隨著雇主的指示在空地上預先鋪張了一席巨大的紅色地毯，盛大的，玫瑰色的地毯。J 猜想氣墊床老闆興許是那個季節的父親，正為了森冷而美麗的冬季籌備一場宏偉的婚禮。然後工讀生各就定位，又鋪開了乾涸枯皺的城堡。發電機的馬達聲響亮起來，如同抽水機一般，不知從何處正源源不絕地汲取電源，不過是幾分鐘的時間，一座巨大的城堡矗立成型。豐碩飽滿的尖頂直指天際，彷彿刺穿了沈鬱的冬日天空，天空的裂縫中洩下色彩斑斕的金粉。如同誰都看過的，那種俗不可耐的水晶球城堡。溜滑梯。彈跳床。全都明亮了起來。

「跳跳虎夢想遊樂園」廣告單上寫著。J 為公司轉貼至官方臉書。

「今年春節，我們要透過大店帶動小店，小店帶動微商，達到遍地開花的效果！請同仁們幫忙強力行銷『跳跳虎夢想遊樂園』，讓我們一同領受上帝豐滿的恩典。」卓董於群組中寫道。

J 想，我是一隻跳跳虎，我也要在那座城堡上跳來跳去，跳來跳去。

春節的前兩天，停車場的生意非常冷淡。排班的人手不足，J 找來劉志雄短期兼差。他們一起守著荒蕪的停車場與瑰麗的氣墊城堡發呆。偶爾會有一兩輛車子駛進那片滿地碎石的停車場。輪胎壓輾過小石子，發出清脆如歌的聲響。J 和劉志雄便追上前去開單收費，駕駛一聽要收費，放了孩子與孩子的母親，趕緊駛出停車場。

那幾日的夜晚更是荒涼，商場前端的商店街人潮如織，J 和劉志雄如守靈的人並肩坐著，遙望彼端的燈火，像是闔棺以前再看一次死去之人的面孔，那面孔被粉飾得潔白而且明亮，彷彿那樣安詳的死是再無委屈也再無遺憾的了。一月的寒風穿刺過他們的後頸與耳根，他們冷得直打哆嗦。那座停車場多麼寂寥，他們喜歡那樣寂寥的停車場。夜晚，氣墊城堡歇息了，老闆關去發電機的電源，城堡於是垂倒下來。J 看老闆對了對帳，搖搖頭，喚來幾名工讀生，付了日薪，估計是說明天不用再來了，這樣的生意犯不著那麼多人來顧著。一整晚，只有一輛計程車駛入停車場，運將搖開窗戶，開著廣播在車上小盹。劉志雄起身要去收費，J 拉住他說：「算了吧，土地本來就是用來給人歇息的。不信的話，你去看賽珍珠的《大地》。」

他們其實沒有讀過《大地》也不知道《大地》裏頭究竟寫了些什麼，但是他們都想相信，土地確實是予人歇腳的地方。

5. 神話學

卓董假釋回來了。前後約十個月的刑期。在獄中寫了兩大本的獄中札記，筆記本中密密麻麻的字跡，每一字，都像是一個激烈顫抖的問號，叩問著文字存在的根本意義。「董仔想說以後要出版成書，先找人打成電子檔，這樣方便聯繫出版社，或是到時候公司再出錢印成書冊。你看看一字多少錢，要怎麼計價再跟我講嘿。」主管帶著不懷好意的笑容來拜託 J。J 不曾想過自己會在公司待上那麼長的時間，大學畢業了，想著繼續讀書，便考取了研究所繼續一面工作一面曠課的日子。J 明白自己已因此日漸失喪了生而為人，最根本的判斷能力。J 感到自己或者再也沒有能力想像並實踐一份靜謐而合理的生活，尊重他自己，也尊重他對人以及這世間最根本的愛意。

渾噩地接下了打字稿的工作之後，J 感到最大的報酬是他於繕打的過程中明白到兩件事情。一是，坐牢，並不能於根本上使一個人的心性乃至於思維縱深產生何樣的質變，因此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與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偉大是無庸置疑的，相對地，除卻了那樣偉大的心靈質性，受禁閉一事，不僅很可能無法令人由衷自省，更可能招引來的乃是更巨大的幽闇。二是，J 於學習文字學及訓詁學的過程中，所知悉的，動用所有思想資源來尋找一字一詞之可能意義的技術，大抵上是一種古老的巫術。命運之於人，曾是那麼神秘而虔聖的事情，而文字的發明與使用，大抵上便是那種古老探尋過程裡人所唯一能以憑依的火炬。而那樣反求諸己的技術也好，或是描繪命運之輪廓的方式也好，如今不再被信任也不再被委以重任了。

卓董的「獄中札記」大抵而言，所書寫的乃是極其粗暴地將自身的所作所為類比為先知、先行者、殉道者，這樣的內容。畢竟是字字句句地讀過了，J 如今可以明白孔子所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何樣的閱讀歷程。如一位試毒者那樣的，J 僅能在萬般的痛苦中喊出一聲：有毒。而後永遠地噤聲。

「十八年前我就來到這裡了，那時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來的智慧和勇氣，在這片渺無人煙的土地上看見了巨大的商機。當時這裡還不過只是一片蔓徑荒草的紅土之地啊。我見證這裡萬丈高樓平地起，如今你所見到的一切，每一塊人行道的地磚，每一株路樹，每一盞路燈，每一幢燈火通明的大樓，鄰近的社區公園以及後來市府才撥款建置的仁艾國中，全是因為這座購物廣場的建立，才發展出今日的規模的。這是一塊四百年來無人耕耘的土地，如今資產得以活化運用，居民能夠幸福安居，全是因為這座購物廣場的存在。我們來到這裡開

發，心中只有一個願想，就是打造一個幸福社區，讓民眾享受家庭生活的喜悅，享受消費生活的快樂。」卓董於公司所拍攝的宣傳影片中如此宣稱著。

影片於演講的場合中播放，於外賓到訪的場合中播放，於企業講習的場合中播放，於產學合作的場合中播放，有時也於四下無人的深夜裡於 J 的腦海中流轉明滅，那是一部 J 想忘卻，卻始終深深烙印在他心上的戲夢。

全公司之中就屬 J 的年紀稍輕，因此每當有大學系所來進行參訪時，公司總派 J 去進行導覽。J 私下問過主管，公司為何總願花預算支助大學系所進行產學合作呢？雖則稍為感到不義（J 不明白，這樣的合作關係，究竟意欲讓學生學到什麼？），但 J 感到那是他所剩不多的，能夠找到一點點熱情，盡力為他人提供一點內容的事情。J 願意嘗試的是，盡量訴說一種可能，讓每個人願意自己去尋找事物的答案，既不傷害公司的形象，也萬萬不要政治宣導般地對學生進行無謂的商業宣傳。

「目前我們與 T 公司的訴訟，有很大的可能性會以敗訴收場，如果法院判決『拆屋還地』的話，董仔已經想好了，到時候要發起請願，必要的話就上街頭抗爭。我們在不同的社群都有經營，應能得到一定的支持，剩下學生族群當然要靠產學經營。」主管說。

J 想起他和劉志雄在寒冬的夜裡一起值班的最後一個夜晚。漫長的春節假期終於結束了。J 和劉志雄望著不遠處的社區大樓，它們雄偉、挺拔、寧靜。J 在心裡想，不知道生活在裡面的人，究竟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那或許是最後一次，J 於自己的內心深處對於他人的生活發出了這樣單純的提問。

J 和劉志雄下班離開了停車場。

而夜裡的停車場，不過就是一塊土地，那地是如此的荒蕪。